

糖尿病的第一位長壽者 · 蜀人 ·

醫生已經放棄施救的希望，但他的父親却認為總會有某一地方的那一個人會救他垂死的兒子，這是在醫藥史上寫下了可歌可泣事跡的轉捩點。

赫芬斯吉姆躺在他的睡椅上，凝視着餐廳裡的雙親弟妹們正在吃着豐盛的晚餐，他父親曾送給他深情的一瞥，他知道他的兒子是如何的難捱饑餓與痛楚。

吉姆是因為糖尿病而形成了垂死般的餓像，這是因為胰臟的化學機能衰退，致使體內的糖份不能被吸收所致，吉姆的年齡和這一世紀的年紀一樣（一九二二為二二歲），威廉約翰大夫是他家的家庭醫師，曾為他的糖尿病出力不少，而且儘量控制吉姆的病情使用當時已知的任何藥物，最後他終於承認失敗，吉姆的父親是KODAK公司在律切斯特城的法律部分主持人，曾一再訪遍在美國之內的任何消息，以求獲得有希望的治療，但結果是等於零。

八年來吉姆因只能吃到不足的定量飲食而漸趨消瘦，換言之，他是糖尿病的犧牲者，僅能苟延殘命了，即使如此，他已經寫下青年患者的唯一記錄，因為，大多數的這種病例，都是在感染後不到一兩年就離開這世界了。

在十四歲那一年，吉姆存了很大的願望要作一位藝術家，而且考慮到了應具備的才能方面，現在他不再注意這些了，即使是任何一件事，連拿一本書都有問題還說什麼呢，他只能躺在起坐間的睡椅上，靜靜地癱瘓下去，在他的家庭來說，也不過保有無言的歡仄，只能作到一點小事，使他的像已死了精神般也腿和手臂用按摩使牠恢復過來，除了他的父親以外，所有他家庭的人人都以為他很快就會完蛋了，他父親的個性認為凡事總有解決的方法，所以根本不屈服，只要他和朋友在一道，不管知交還是新認識，總不放棄時機要把「糖尿病」一提的，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有眉目出現，他這樣期待着。

有一天，當吉姆快接近死亡之際，在他父親的辦公室裡遇到了一位蘇格蘭人，結實的身軀，他名叫喬治雪球（Snow ball）是吐隆多庫的經理，也屬於Kodak公司，很自然地老吉姆就問他在加拿大方面有沒有醫治糖尿病的醫師。

雪球從沒有聽說過糖尿病是甚麼東西，他回答說：「待我回去問問常常一道玩高爾夫的傢伙，他在醫學院，也許他會知道得多些」。

雪球的高爾夫夥伴是約翰麥克魯大夫，他是吐隆多大學生理系的系主任，等到下一次走進高爾夫球場，雪球立即發問：「約翰，你們那兒有沒有專家為糖尿病效力？」

「我們以往為牠而工作多年了，但目前的程度對治療來說還為時太早」麥克魯回答。

喬治雪球的意志是堅強不屈的，他帶着一股衝勁把這件事放在心上，自己趕到該大學去，到處訪問。最後，他找到弗力達班亭和他的助理卡理士拜士，是生理系的研究員（正好是在麥克魯大夫那一系）他們曾找出一項有希望於糖尿病的藥物治療。

這就是研究員們定名的「胰島素」（Insulin），是從狗類的胰臟裡抽出來的。

雪球極為興奮地問班亭，可否把牠用在國內一位朋友兒子身上一試？班亭本人不願意這樣做，他只願把是項藥劑的一定量注射到人體身上以求反應與答案，而那在早期的結果顯示，那是在正常途徑中，要把牠作為新的治療劑，就必須要有更確切的把握。

自然，雪球已訪老吉姆，告訴他這一項消息，老吉姆旋即衝到威廉大夫的辦公室，對家庭醫師說：「你聽說過吐隆多的班亭和拜士的成績嗎？」

是的，威廉曾聽說過，是一九二一年麥克魯在雅爾大學發表的一篇糖尿病的報導。

「那麼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我只是不願意你的失望」威廉回答「你看我還能作些什麼？這段時間我已試過已知的任何機會，那不是很好的證明嗎？」

「不，這裡有一種新藥名叫「胰島素」，牠可以救吉姆，用牠試吧！」老吉姆直口衝出地說。

第二天的傍晚，威廉來看吉姆，他曾急忙地趕到吐隆多向班亭和拜士說好說歹，才算找得來一點點昂貴的血清帶回，當時那年青的研究員們謙虛地對胰島素不存任何希望，因此對威廉來說，遠不如老吉姆的高興程度，當威廉大夫敞開吉姆的手臂開始注射的時候，老吉姆一家人都沉靜地守候着，次晨又給他一次注射，大夫試驗吉姆的小便，糖份依然沒有減低。

當雪球在下一過來探訪吉姆的病況，他吃驚地聽到他的同伴（威廉）說過「我們的試驗已經白費了。」

「但有好幾件病例已經獲救了」，雪球說。

突然間，老吉姆在雪球前面跪了下來，他喊道：「喬治，在此地也救另一個青年人吧！」

待雪球回吐隆多，他找到班亭，要他到律切斯特去一趟，起初班亭拒絕，因他忙於處理胰臟抽出物的精鍊與標準化，沒有些許的時間空間。

雪球深知心理常態，他天真地說：「吉姆的家庭醫生使用你的成藥，未成功效，他們以為另外還有遺忽的地方」。

於是班亭起而就範，「好吧，我就去，但是你必須借路費給我，我已往把任何一分錢都投到這裡去了，其實不是我不願意。」

到了吉姆的家裡，班亭的醫囑是將胰島素的用量加多一點，「給他注射每兩小時1C.C.直到他已有效為止」。

在威廉注射第一針時，班亭凝視着注射器，敏銳地關切到注射完畢，他們等候兩小時，絕少說話，然後第二次又開始。

他們繼續注射，直到午夜，最後，威廉回家離去，讓這位加拿大人（指班亭）在一張床上作簡略的休息，班亭不斷的起來又睡下，當威廉次晨回來時，發現班亭在廚房裡不聲不響地，不斷搖動手中的一條試管并凝視裡邊的化學成份。

「我想，我們已經有了收獲，吉姆的小便已經沒有糖份了」。他說

威廉看他一眼呆着了，班亭手裡玻璃管的溶液已是純深的藍色，那是吉姆在八年中，最好最佳的一次考驗。

班亭問吉姆：「你感覺怎麼樣？」這孩子看他一眼，正奇怪現在的病與以前有什麼不同。

「來，試一試坐起來」，班亭說

吉姆躊躇一陣，終於慢慢地拖起身來了，他叫道「我會了！」「我好多了！」

這情形在以後的千百萬病人中簡直是奇蹟出現。那天中午，吉姆痛快地吃了一餐，在一週之內，這孩子已經正常地飲食了，他的精力已漸恢復，他的腿痛已漸消失，他又重新站起來了。

吉姆還有很多路程待通過，很多痛楚待忍受。而醫師們呢，他們忙於新的努力，應付胰島素的供不應求，更是克苦努力的一方面，直到這一年的冬天，終於威廉大夫能給他的朋友老吉姆回話「吉姆，我們畢竟勝利了。」

作者在十年後才認識吉姆本人，當他和太太入我父親主辦的夏令繪畫班在麥英海濱的時候，吉姆雖單薄，但活潑得像炸蝻一樣，「但他是我所知的最好的學生之一，用他的天資配合思考和毅力成他的作品」。

在這以後不多年，所有國內的醫藥界同仁，知道吉姆的驚奇變故，他的糖尿病是完全解除了，不僅如此，而且這一得救的青年，不久就發展了藝壇的重要角色，走過一排幽靜的木屋，他流出生命中一種新生的愉快，環繞着他的一事一物都貫通着他歌劇的生涯，這林木飛鳥，屋頂霜雪以及無端帶來看不見的微風，他的作品旋即展出紐約市立博物館，國會圖書館，以及從東海岸到海岸的藝林畫廊，到處都有。

從他的畫筆下流露出的穩健的聲音，不算是吉姆無言的感謝麼，但在另一方面從威廉大夫的針下，吉姆却變成了使胰島素圓滿達成任務的天賦——專為考驗新藥物的試驗品。當初，吉姆的治療是保持祕密的，那時候只有極少量的胰島素可以得供應，早期的新藥都由吐隆多的友好普滿（礦工）或昆特魯湖上的一位渡船助手經手吉姆的親及姊妹們都在火車及船上迎接，他們都急於把藥帶回家中，於是吉姆便事不由己地接受注射，經過若干淒切的痛楚才算救活回來，這是醫師的說。

不出幾個月，胰島素在美國也能供應了，吉姆所接受的注射液，從醫生那裡得來，而醫生的那新藥還是最早的出品，在那段時期，增加的其他糖尿病患者，就使用這種賀爾蒙製劑，後來，經科學家們才找到一羣胰島素，從綿羊的胰腺所產生而，於是新藥更安全了，更便宜了，又能適應症狀重不同的病家。

吉姆赫芬斯死在六十歲那一年（一九六〇年），是因癌症而不治，他延續了卅八個年頭的新生命，這永恒的悠遠的收獲是班亭的賜予，吉姆用他分享給宇宙中千千萬萬的事物，他後來的朋友們不會知道他和「糖魔鬼」決鬥的事，只有醫師們知道。

吉姆最可靠的讚助者是依理阿爵士林大夫，後來成為糖尿病在美國的第一流權威。他在吉姆後，曾寫信告訴吉姆的太太說：你的丈夫是多麼特別而悠久的長壽者啊！在一羣數以千計的糖尿病患者當中，這樣的永生者有幾個，你知道嗎？」

（譯自讀者文摘）